

退休好时光

□吴晓平

曾经为自己设计了无数个退休计划:胸前挂个照相机,周游世界,顺便写些旅游散文,聊补车资;或者下乡盖间茅屋,种上两三亩薄地,清早牵上几条狗,在田间奔跑……可惜计划赶不上变化,去年退休了,电视台的工作延上一年,且还在省台兼了个《剧说那些事》,今年又换作《退休好时光》——看来我就是一劳碌命,退休后也没命享受什么“好时光”!

今年3月1日在城市频道开播的这档节目,的确是为我们老年人服务的。每天请一个专家,就老人锻炼、保健、生病乃至如何防骗问题,一一作答。和以往我神气活现当评委、嘉宾不一样,这次编导将我设计成一个呆呵呵的老头儿,在老年大学里听课。当然,我还有同学,四个老家伙,一个比一个老。那个发福的老妇人,一介绍,居然是前线歌舞团的明星房新华,这个12岁就当兵,曾经获第二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全国歌剧会演表演一等奖以及戏剧曹禺优秀表演奖的女将军,

当年以一首《小草》唱红大江南北,是我心目中的偶像,如今不仅面目和我一样惨不忍睹,而且嗓子也沙哑难听。有一天,导演在手机上放她当年《小草》的视频,那甜润的歌喉让她激动不已,拍着巴掌用公鸭嗓喊:“哎呀呀,你们这是从哪儿翻出来的呀,我自己都忘了耶!”

在一起做节目早就混熟了,我忍不住臭她,“忘了还耶?你自己听听你现在的嗓子,毁了多少你的梦中情人!”

同学中最老的,是说相声的吕少明。今年七十挂零的老吕,13岁就进入南京曲艺团,拜“北侯南张”的张永熙为师。不愧是相声童子功底,老吕同学口才特别利索,经常老师在上面讲着讲着,他有了心得,随口就是一段数来宝,配着快板,搅得课堂秩序大乱。这么聪明的一个老人家,导演老叫他装扮老年痴呆或帕金森病人,让我们的老吕同学郁闷不已。

老年大学中最年轻的同学当属惠娟娟了。芳龄只有51岁的她,演过50多部电影电视,尤其是《开枪为他送行》里的那个女主角,曾经倾倒万千影迷。如今

虽然年过半百,但在我们这些老家伙眼里,一颦一笑,不说风情万种,起码也算勾人魂魄了。

有一节课老师拿了个测脂仪,说是专门检测身体脂肪超不超标的。只要站在那个秤盘一样的玩意儿上面,双手握紧检测杆,身体各项指标马上就给你计算出来。身材窈窕的小惠惠欢欣雀跃,急急忙忙想跳上秤盘一称净重。想看笑点的导演说,还是男的先来!于是,我鼓起勇气,踏上秤盘。一称一握,果然属于超重体型,幸亏经常锻炼,肌肉和脂肪比尚好,综合评分下来,说我的检测年龄比实际年龄还小15岁,只有48岁——哇,我好开心!

老吕平时锻炼比我多,心态也比我好,但他毕竟多吃了几口,一肚子下水像怀孕似的,颤巍巍坠在小腹。上秤一称,不但超重,检测年龄也只小10岁,60岁,让他多少有些沮丧,连说仪器不灵。房新华态度坚决,死活不上。毕竟女人要面子,何况还是一个资深美女,导演多少要给她留点面子,同意她免检。导演话音未落,这边小惠惠扭动腰肢,早跳上秤盘,用那娇

滴滴的吴依软语说,哎呀呀,看看我的指标,技压群芳!

其实她那身材,不检测也知道肯定属于免检产品。一项项令人艳羡的指标出来了:体重偏瘦,脂肪略少……最后综合指标一出来,让我们大跌眼镜:惠奶奶的检测年龄居然是77岁,让我们目瞪口呆!

看着脸色灰白的小惠惠,我们都安慰她,说,机器这个玩意儿,不能不信,也不能全信。连老师都安慰她,“只能参考,只能参考!”可惜经此打击,我们的班花再也提不起情绪来,闷闷不乐。直到下课,我才突然想起,检测仪使用时,要先输入性别。“那天我和老吕先检,输入当然是男性。”我激动地对小惠惠耳语,“老师一定忘记了改为女性——想想看,你们女人家的骨骼、肌肉,怎么可能和我们男人比?所以仪器一定是将你的指标测错了!”

本来想好好安慰一下本班最美美女,谁知人家不买账,柳眉倒竖,冷脸一挂,说,“我都忘记这件事了,你还提它干吗?!”

完了,这下马屁拍在马腿上了……

微观



兼职

高生辉

表弟年岁不小了,还没有对象,恰好公司新招了位女同事小张,条件不错,我便想将两人撮合一下。

这天我将小张单独约了出来,把表弟的情况给她说了,希望两个人抽时间见个面。小张听了点点头说:“好的,不过得排队才行,因为前边已经有七八个同事给我介绍了对象。另外,我想问一下,是不是同事们都在婚介兼职呢?”

理发规律

汪志

我几乎每隔20天便理一次发。小区门口有两家相隔不太远的理发店,我这次去这家,下次去另家,已基本上形成规律了。

昨天晚上,我又去理发,小女儿又要跟着去,当我从其中的一家理发店理完发出来时,女儿小声问我:“爸爸,我记得上一次跟你去理发时,你去的是一家呀。是那家理得不好,又改来到这家?”

“其实,上次那家理得好。”我说。

“那为什么呢?”
“眼下大家的生意都不太好做,手艺好的要光顾,手艺差的也要光顾,让大家都有口饭吃,能继续经营下去……”

女儿朝我竖起了大拇指。

保守的数字

刘芳

近来,气温升高了,脱下棉衣换上了薄衣服。看见自己有些肥胖的身体,心里有些不安起来。做养生保健的朋友说,他可以帮我实现这个愿望。

晚上,我和老公说起,拔罐可以减肥,朋友承诺我一千块钱可以减十斤下来。想着苗条后的自己,心里美美的。

哪知,老公一听,像触电了似的站起来,直嚷,不行!不行!你这身肉,用个七八千都是最保守的数字,太贵了。

奥斯卡

晓苏

今年奥斯卡最佳影片颁奖时发生乌龙事件。赢后喜,输后悲,是人之常情吧?《爱乐之城》让我们看到了,即使失望,也可以超越悲喜,真心祝贺对手,因为觉得那是值得尊敬的影片,《月光男孩》剧组上台也同样感谢了《爱乐之城》。电影界是无数个赢家和输家的共同创作。昨天还听到不知道乌龙事件的人说,《爱乐之城》能拿奖是因为用怀旧打动了评委。而实际没有拿奖,这句推论还存不存在?所以,拿掉那些荣誉,那些评价,仍无损于这部电影的东西,才是真实可信的。

青石街来稿邮箱

xinfukan2@126.com



闹春
心情摄影

一只流浪猫

□郭雪强

我居住的楼地下室过道里,也不知道哪一天来了一只流浪猫。

那天有一对中年夫妇来寻爱猫,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听说这座楼的地下室居住着一只正好刚刚产仔的猫,他们从楼梯口开始“咪咪、咪咪”地喊,刚走到地下室就碰上了我和我的邻居,我的这位邻居问:“你们是在找猫的?”对方“嗯嗯”地点头答应着,非常欣喜的样子。不等再问,齐声说:“是黑色的,叫咪咪,丢的时候快要产仔了!”我邻居告诉他们,这儿的确实住着一只猫,恰巧产仔不久,是很多时日之前就来到这里的,她一直喂养着,不过它是白色,并非黑色。看着寻猫夫妇遗憾的背影消失在楼梯口,我忽然想近距离地观察一下这只流浪猫,这只当了母亲的白色的猫。

一次周末,我在阳光里偶

然发现了它,真是一只瘦猫,而且它身边没有一个它的孩子,况且它闭着眼睛,蜷缩在一个废弃的手推车上,让人觉出它的孤苦。它的孩子也许被人收养走了,剩下它,终究是一只流浪猫。

也不知道哪一天不见了这只猫,它的来跟它的走一样,不知不觉,带着些许神秘。我不止一次地想,也许它会回来的,在它发现别处并非想象的好以后。它来这里的理由,它离开这里的理由已经不重要,我只想知道它去了哪里,此时此刻在怎样一个地方睡觉,享受它的食物。说得再直接一点,我是想知道它是否还活着。我已经不恨它了,尽管那次它居然爬到六楼我的家门口撕破破烂了盛着鱼骨头的垃圾袋,搞得一地狼藉。

在寂寥的冬天,一只流浪猫,它的瘦弱和孤苦,让人担着忧。

女儿的坚强

□葛会渠

妻住院动手术,我在医院和单位之间来回奔波,便把上小学三年级的女儿送给父母照应。

病症报告出来前,我和妻的心情都很沉重。幸好,从她体内取出的那团东西是良性的,那晚,妻搂着我抽泣不已。生命在两个字之间突然获得恩赐,无论对谁,都是一种痛苦的惊喜。妻住院半个月,女儿跟着爷爷、奶奶来过两次,医院白色空间里弥漫着的压抑气息丝毫没有影响她,她依旧像只快乐的小鸟。女儿还小,还体会不到大人们心理和生理上承受的磨难。

妻出院后,女儿也就回到了我们身边。妻身体极虚,需静静补养。我里外忙得团团转,唯有女儿逍遥自在,和以前一样,从学校回来,做完作业就抱着电视不放。她丝毫不关心屋里的病人,仿佛生病的不是她妈妈。我看在眼里,感到隐隐不安。在女儿明快的笑容后面,似乎隐含着一种冷漠,这种冷漠是对亲情的疏远,最起码,她缺乏对于自己母亲的爱。

我决定和女儿谈心。你妈这次病得不轻呢,我对看电视的女儿说。她没作声。动画片里,光头强正在欺负憨厚的熊二。

你难道就不怕失去妈妈吗?

爸爸,你让我怎么办?女儿说话了,口气像个大人:不是你们教我我要学会坚强,不能随意流泪的吗?她把目光从熊二身上移到我脸上。我突然语塞,不知如何说下去。

我想起女儿的成长历程。她刚刚两周岁的时候,我

和妻就把她送到了托儿所。那时,她爷爷奶奶还未退休,外公外婆又在外地,实在找不出人照应她。每次,我去托儿所接她回家,总看见她一个人孤单地坐在凳子上,有几次还尿湿了裤子。别的孩子比她大,她和他们不合群。最初的几回,她都哭闹着不愿再去,嘴里还嘟囔着“打……打”的字眼,我知道,大一点的孩子欺负了她。我和妻心如刀绞,可又有什么办法呢?只能狠下心,继续把她送去。

等她稍大些,和小朋友能玩到一起了,又难免发生些口角或是跌破手、腿之类的事。她也总是哭着向我们告状,说某某不好。这种时候,我们通常不会批评别的孩子,而是引导她要学会坚强。女儿总有长大的一天,终究要离开父母独自闯荡,如果小时候就养成了娇惯、狭隘的习性,那么以后她还能在社会风浪中立足吗?我们只是希望她早一点成熟,早一点坚强,早一点适应这个社会瞬息万变的残酷竞争,那样,她才不会吃亏。果然,慢慢的女儿很少哭鼻子了,甚至有一回玩滑梯擦破了腿,她都没告诉我们,还是妻带她洗澡时发现了伤疤。我们曾为女儿出现的如许转变感到欣慰。

可是,现在,我却开始动摇。因为坚强不等于冷漠无情啊!如果我们平常向女儿灌输的理念让她在面对亲情的召唤时依然无动于衷,那么,我宁愿她脆弱,宁愿她趴在妈妈的怀里放声痛哭。

夜深,妻子和女儿都已入睡,她们均匀的呼吸平和而安详,而我的大脑乱如团麻。